

第四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

学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院系	新闻传播学院
专业	新闻学	姓名	方鑫茹
年级	大三	任课教师	石林
课程名称	网络心理学		
论文题目	隐性拉锯：朋友圈排斥行为形成机理研究		

隐性拉锯：朋友圈排斥行为形成机理研究

【摘要】

网络社交环境下，排斥现象愈发显著，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既有研究揭示了网络社会排斥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考虑到中国特色的文化语境及互联网情境，基于“挫折-攻击”理论，将攻击行为引申为隐性攻击，并深入微信朋友圈使用情境，探讨网络社会排斥与隐性攻击行为的关系。采用问卷调查法（ $N = 523$ ），以大学生群体为调查对象，检验假设的理论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朋友圈受排斥经由疏离感的中介作用，显著正向影响朋友圈排斥他人行为，社交敏感度并未发挥假设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丰富了网络社会排斥行为形成的解释路径，为理解当前网络社会中的互斥与割裂态势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社会心理视角，带来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

网络社会排斥；挫折-攻击理论；朋友圈

一、问题缘起与文献回顾

排斥是社会交往的常态。社会排斥指个体被他人或社会群体所拒绝、孤立或无视，导致基本归属需求和人际关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1]。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网络成为社会交往的重要场地。互动机会增加的同时被他人忽视、被排除在某圈子外概率上升，形成网络社会排斥^[2]。网络社会排斥指在线上互动中，个体未在一定的时间内得到预期的交流和认可，从而感到被他人排斥所产生的消极心理体验^[3]。

微信朋友圈是现实的延伸。朋友圈的分组功能是对人群的区隔，线上高强度互动维系了强关系的同时导致了进一步的圈层化^[4]，内外的区别对待致使网络社会排斥现象更加普遍。此外，受互联网社会线索缺乏、互动具有匿名性等影响，网络排斥具备更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5]，致使被看作个体保护机制的社会检测系统将引发痛苦情绪的模糊线索视为排斥，引发更多的攻击行为^[6]。

[1]杜建政、夏冰丽：《心理学视野中的社会排斥》，《心理科学进展》，2008年第6期，第981-986页。

[2]程莹、成年、李至等：《网络社会中的排斥：着眼于被排斥者的心理行为反应》，《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年第3期，第418-423页。

[3]孙晓军、童媛添、范翠英：《现实及网络社会排斥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心理与行为研究》，2017年第2期，第169-174页。

[4]彭兰：《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46页。

[5] Niu, G.-F., Zhou, Z.-K., Sun, X.-j., Yu, F., Xie, X.-C., Liu, Q.-Q., & Lian, S.-L., "Cyber-ostracism and its relation to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optimis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8(123), pp.105-109.

[6] Zhang, H., Zhang, S., Lu, J., Lei, Y., & Li, H., "Social exclusion increases the executive function of attention networks," *Scientific reports*, 2021(1), pp.9494.

现有研究认为,社会排斥会对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7]。在网络社会排斥中,黄云云等提出网络社会排斥会使个体产生外化问题,如攻击和违纪行为等^[8]。孙晓军等则指出遭受排斥后的个体自我控制能力下降,导致抑郁水平上升^[9],雷玉菊等也验证了这一点^[10]。石常秀指出网络社会排斥通过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即不遵守、破坏网络行为规范的行爲^[11]。金童林等提出网络社会排斥对网络攻击行为和传统攻击行为均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这些攻击行为又会致使大学生焦虑、注意缺损、甚至自杀和自伤等^{[12][13]}。具体到朋友圈情境,Bruke认为朋友圈一对多的广播式交流会给青年人带来负向感受^[14]。彭兰发现朋友圈自拍作为一种互动仪式,在经历不被点赞即受到忽视(排斥的一种形式)后,会引发负面情绪^[15]。朱鸿军和苗伟山认为微信朋友圈两个好友之间的点赞互动会被共同好友看到,从而引发管理关系的困难^[16]。李彪和刘子维将这种现象视为一种隐性的裹挟^[17]。

本研究认同网络社会排斥会导致负性情绪并产生攻击行为的观点,但受中国文化与互联网语境的影响,本文认为受到朋友圈排斥带来的攻击行为是“隐性攻击”(如不被人点赞后也不给他人点赞,屏蔽他人),而非前人研究中“攻击”的意涵(如我常常在玩游戏时辱骂他人)。

一方面,中国式关系的复杂性、家长制和脸面运作等,对线上交往存在规训作用,另一方面,强关系社交平台下,互联网去抑制化现象会逐渐削弱。首先,受中国家长制的影响,家长拥有绝对权威^[18],这对大学生的观念影响很大,大学生很难直接与人起冲突;此外,“脸”是中国人认为最不能丧失或破损的,留面子

[7]Williams K. D., "Ostracism,"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7(58), pp.425-452.

[8]黄云云、辛素飞:《网络社会排斥与青少年外化问题: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应用心理学》,2023-06-06[2023-09-12].<https://doi.org/10.20058/j.cnki.CJAP.023015>.

[9]孙晓军、童媛添、范翠英:《现实及网络社会排斥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心理与行为研究》,2017年第2期,第169-174页。

[10]雷玉菊、张晨艳、牛更枫等:《网络社会排斥对抑郁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心理科学》,2018年第1期,第98-104页。

[11]石常秀、代晨辉、马华维等:《网络社会排斥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应用心理学》,2023年第3期,第224-230页。

[12]金童林、乌云特娜、张璐等:《网络社会排斥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和传统攻击行为的影响:疏离感的中介作用》,《心理科学》,2019年第5期,第1106-1112页。

[13]金童林、乌云特娜、张璐等:《网络社会排斥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敌意认知的中介作用和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社区心理学研究》,2023年第1期,第271-285页。

[14]Burke, M., & Kraut, R. 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book use and well-being depends on communication type and tie strength,"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6(4), pp.265-281.

[15]彭兰:《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50页。

[16]Zhu, H., & Miao, W., "Should I click the 'Like' button for my colleague? Domesticating social media affordance in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21(5), pp.741-760.

[17]李彪、刘子维:《从“互动”到“异化”?朋友圈点赞行为与社交主体异化研究》,《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6期,第5-13页。

[18]叶剑锋:《论中国宗法家长制的统治及其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卫护》,《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54-56页。

是双方发展关系的原因^[19]。受到朋友圈排斥后不直接以暴力冲突的形式诉诸，符合传统观念中人情交换的逻辑和特质。

此外，过往研究认为互联网去抑制化会使得网络空间中的情感丧失约束^[20]，排斥和被排斥者的行为都更加恣意极端^{[21][22]}。但微信是具有强社交属性的平台，互联网的去抑制化在实名制、IP 地址公开的当下，重归抑制化，即个体不敢肆意表达愤怒与攻击性，成为“隐性攻击”的另一促因。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aggression)由多拉德(John Dollard)和米勒(Neal E. Miller)提出，认为挫折是人类攻击行为的成因^[23]。Berkowitz 证明该假说，提出遭受挫折后会引发个体的负面情绪，负面情绪又会引发攻击性^[24]。在本研究中，挫折体现为受到朋友圈排斥，攻击体现为实施朋友圈排斥行为。

在永久在线、永远连接的时代，人们期待永久“在场”并获得回应^[25]。在朋友圈中，这种期待体现为获得其他好友的点赞、评论以及维持互动。当这种期待没有被满足时，个体认为遭到了“朋友圈排斥”。这种排斥的强度低，且具有隐蔽性。受家长制、脸面观和强社交属性平台抑制化的影响，受排斥者通常不会直接以身体攻击的形式回应排斥，而是进一步排斥对方，导致排斥行为长期存在。

疏离感是一种负性情绪体验，指个体难以与同伴建立有效联结，从而体验到的无助感、孤独感等消极情绪^[26]，是自我与别人隔离的主观感受^[27]。根据挫折-攻击模型，挫折会引发负面情绪^[28]。受到朋友圈排斥会让个体感受到挫折，产生疏离感。相关研究已表明网络社会排斥与疏离感的相关关系^[29]，基于此，提出假设。

[19]施卓敏、范丽洁、叶锦锋：《中国人的脸面观及其对消费者解读奢侈品广告的影响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2 年第 1 期，第 151-160 页。

[20]田林楠：《网络情感是如何极化的？——一个情感社会学的视角》，《天府新论》，2017 年第 2 期，第 133-141 页。

[21]程莹、成年、李至等：《网络社会中的排斥：着眼于被排斥者的心理行为反应》，《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 年第 3 期，第 418-423 页。

[22]田林楠：《网络情感是如何极化的？——一个情感社会学的视角》，《天府新论》，2017 年第 2 期，第 133-141 页。

[23]Dollard, J., Miller, N. E., Doob, L. W., Mowrer, O. H., & Sears, R. R., "Frustration and aggress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9. <https://doi.org/10.1037/10022-000>

[24]Berkowitz, L.,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 examination and reformul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9(1), p.59.

[25]彼得·沃德勒：《永久在线 永久连接——POPC 世界中的生存与交流》，殷乐、高慧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第 212 页。

[26]Mann, S.J.,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student experience: Alienation and engagement,"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01(1), pp.7-19.

[27]金童林、乌云特娜、张璐等：《网络社会排斥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和传统攻击行为的影响：疏离感的中介作用》，《心理科学》，2019 年第 5 期，第 1106-1112 页。

[28]Berkowitz, L.,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 examination and reformul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9(1), pp.59.

[29]金童林、乌云特娜、张璐等：《网络社会排斥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和传统攻击行为的影响：疏离感的中介作用》，《心理科学》，2019 年第 5 期，第 1106-1112 页。

假设 1.受到朋友圈排斥与疏离感正相关

根据挫折-攻击理论，由排斥产生的负面情绪可以煽动攻击性^[30]。受到朋友圈排斥导致个体产生被忽视、被孤立的疏离感，进而引发隐性攻击行为。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 2.疏离感与攻击行为正相关

过度的排斥信息会导致个体感觉不能与他人正常的相处，并产生疏离感，进而导致攻击性水平升高，最终促使攻击行为产生^[31]。已有研究证明疏离感对网络社会排斥与传统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32]。本研究中隐性攻击行为和传统攻击行为、网络攻击行为具有相同的属性，即都要对他人进行一定程度的身体或心理伤害。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 3.疏离感对受到朋友圈排斥和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起中介作用

社会交往中的个体普遍倾向于觉察、关注他人对自己观点和评价^[33]。个体侦测的排斥信息会将排斥体验放大，导致其攻击性水平升高^[34]。社交敏感度是一种侦测机制。当社交敏感度低时，侦测到的排斥信息少，负性情绪也较少。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 4.社交敏感对受到朋友圈排斥和疏离感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因此，受到朋友圈排斥和疏离感之间的正向关系对低社交敏感的人来说比较弱。

具体模型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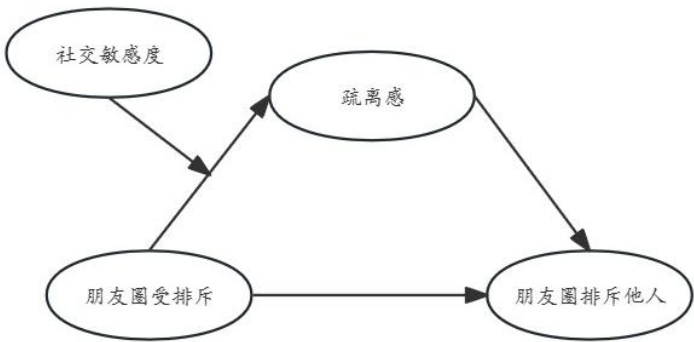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整体模型图

三、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个体遭受排斥的情况、感受等信息，从而探究朋

[30]Berkowitz, L.,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 examination and reformul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9(106), pp.59-73.
[31]程苏、刘璐、郑涌：《社会排斥的研究范式与理论模型》，《心理科学进展》，2011 年第 6 期，第 905-915 页。
[32]金童林、乌云特娜、张璐等：《网络社会排斥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和传统攻击行为的影响：疏离感的中介作用》，《心理科学》，2019 年第 5 期，第 1106-1112 页。
[33]程苏、刘璐、郑涌：《社会排斥的研究范式与理论模型》，《心理科学进展》，2011 年第 6 期，第 905-915 页。
[34]程苏、刘璐、郑涌：《社会排斥的研究范式与理论模型》，《心理科学进展》，2011 年第 6 期，第 905-915 页。

友圈排斥行为形成机理。

（一）量表设计

为保证问卷调查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本研究采用既有文献中的成熟量表，并结合朋友圈使用的情境做适度改编。在发放前均经过专家论证讨论与小组咨询。

受到朋友圈排斥：参考童媛添编制的《网络社会排斥量表》中的条目^[35]，结合互联网对该现象的讨论编制而成。

疏离感：采用陈维等修订的《一般疏离感量表》^[36]。

社交敏感度：采用 Xinyin Chen 等编制的《社交敏感度量表》^[37]。

隐性攻击行为：将受到排斥的行为以排斥者的视角呈现，如受到朋友圈排斥中的“有朋友在我的动态之前和之后给别人点赞，唯独不给我点赞”，在这部分呈现为“我会跳过某人的朋友圈不点赞”。

以上量表均采用里克特五级评分，无反向计分条目。

由于前人研究提出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更可能遭受网络社会排斥^[38]，也有研究将专业、年级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本文综合考虑后将性别、年龄、年级和专业作为控制变量。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潜在变量	题项	χ^2/df	RMSEA	CFL	TLI	Cronbach's Alpha
受到朋友圈排斥	10	4.996	0.087	0.911	0.886	0.848
疏离感	9	3.158	0.064	0.958	0.965	0.874
社交敏感度	10	3.383	0.068	0.973	0.944	0.924
隐性攻击行为	9	5.255	0.090	0.890	0.796	0.730

表 2 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

CMIN/DF	RMSEA	GFI	AGFI	CFI	IFI	TLI
2.288	.050	.859	.841	.890	.891	.883

（二）数据收集

委托问卷星公司，在其既有样本库面向大学生发放网络版问卷。问卷设置了测谎题，严格把控填答质量，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523 份。

[1]童媛添：《网络社会排斥的一般特点及其与抑郁的相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5 年。
[36]陈维、赵守盈、罗杰等：《一般疏离感量表测试大学生样本的效度和信度》，《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5 年第 10 期，第 780-784 页。
[37]Chen, X., Fu, R., Liu, J., Wang, L., Zarbatany, L., & Ellis, W., “Social sensitivity and social, school,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mong children across contex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8(6), pp.1124–1134.
[38]石常秀、代晨辉、马华维等：《网络社会排斥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应用心理学》，2023 年第 3 期，第 224-230 页。

表 3 人口统计学情况

人口统计学变量	具体分类	人数（占比）
性别	男	259(49.5%)
	女	264(50.5%)
年龄	小于 18 岁	1（0.2%）
	18—22 岁	362（69.2%）
	22 岁—26 岁	156（29.8%）
	26 岁—30 岁	4（0.8%）
年级	大一	60（11.5%）
	大二	153(29.3%)
	大三	185(35.4%)
	大四	98(18.7%)
	研究生	27(5.2%)
所学专业类别	文史类	186(35.6%)
	理工类	309(59.1%)
	其他类	28(5.4%)

研究对象为大学生群体的原因有三。首先，在疲于应对加速扩张的好友的当下，朋友圈的广播式交流是大学生的重要社交方式^[39]。其次，大学生正处于建立社会人际关系的转折期，其生活阅历、信息处理能力等方面仍相对欠缺,对角色期望的领悟和社会规范的理解比较浅显^[40]，更容易面临诸如社会排斥等消极的人际关系体验^[41]。最后，网络社会排斥会导致抑郁、焦虑等负面感受^[42]，而研究报告显示大学生群体的抑郁、焦虑倾向最高^[43]。研究排斥的成因有助于解决大学生的心理状况问题，促进和谐人际关系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四、研究结果

使用 SPSS PROCESS 和 Statistics 26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疏离感的中介作用显著，社交敏感并未调节受到朋友圈排斥与疏离感之间的关系。

（一）共同方法纠偏

[39]田丰、李夏青：《网络时代青年社会交往的关系类型演进及表现形式》，《中国青年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28-37 页。

[40]高潮、张璐：《浅析自媒体传播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传媒》，2017 年第 18 期，第 82-84 页。

[41]孙晓军、何亭、吴若昀：《社会排斥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网络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6 期，第 123-130 页。

[42]孙晓军、童媛添、范翠英：《现实及网络社会排斥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心理与行为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169-174 页。

[43]傅小兰等：《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第 8-16 页。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44]，结果显示，最大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2.86%（小于 40%），表明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 4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注：N= 523. *p < .05. **p < .01. ***p < .001）

	M	SD	1	2	3	4	5	6	7
1.受到排斥	2.25	0.71	1	.690***	.139***	.429***	-.041	-.044	-.085
2.疏离感	2.36	0.75		1	.178***	.516***	.002	-.043	-.047
3.社交敏感度	3.51	0.87			1	.073	-.034	-.029	-.028
4.攻击行为	2.37	0.61				1	-.003	-.060	-.016
5.性别	1.50	0.50					1	-.012	-.007
6.年龄	20.73	1.53						1	.823**
7.年级	2.78	1.07							1

（三）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ping 检验结构模型，样本数为 5000。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假设结果验证

假设	检验结果
H1：受到朋友圈排斥与疏离感正相关。	支持
H2：疏离感与攻击行为正相关。	支持
H3：疏离感对受到朋友圈排斥和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起中介作用。	支持
H4：社交敏感对受到朋友圈排斥和疏离感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因此，受到朋友圈排斥和疏离感之间的正向关系对低社交敏感的人来说比较弱。	不支持

表 6 报告了假设 1、2 和 3 的结果。结果显示受到排斥与疏离感呈正相关（ $\beta=0.728$ ， $p<0.001$ ），疏离感与攻击行为正相关（ $\beta=0.338$ ， $p<0.001$ ）。因此，假设 1 和 2 得到了支持。最后发现受到排斥对攻击行为有影响（ $\beta=0.129$ ，

[44]周浩、龙立荣：《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心理科学进展》，2004 年第 6 期，第 942-950 页。

p<0.05)。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

预测因素	模型 1（疏离感）		模型 2（攻击行为）	
	β	t	β	t
性别	.046	.952	.002	.034
年龄	-.033	-1.207	-.062	-2.321*
年级	.048	1.214	.082	2.152*
专业	.006	.149	-.005	-.127
受到排斥	0.728	21.743***	0.129	2.894**
疏离感			0.338	8.004***
R ²	0.479		0.285	
F	95.001		34.196	

注: N= 108. *p < .05. **p < .01. ***p < .001.

表 7 报告了假设 4 的结果。结果显示社交敏感度并未调节受到排斥与疏离感之间的关系（β=0.024，p=0.536）。

表 7 调节效应检验

预测因素	模型(疏离感)	
	β	t
性别	.048	1.010
年龄	-.032	-1.183
年级	.047	1.182
专业	.000	.005
受到朋友圈排斥	.712	20.831***
社交敏感	.074	2.681
受到朋友圈排斥*社交敏感	.024	.619
疏离感		
疏离感*社交敏感		
R ²	0.486	
F	69.604	

注: N= 108. *p < .05. **p < .01. ***p < .001.

以往研究将性别和年级作为控制变量，在自我控制和外化问题上具有显著差

异^[45]，但本研究控制变量的差异均不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构建了“受到朋友圈排斥-隐性攻击行为”的路径模型。具体结论为：受到朋友圈排斥与隐性攻击行为呈正相关，疏离感是中介变量，但社交敏感度没有调节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以下理论启示和实践启示。

（一）“以牙还牙”：朋友圈排斥行为形成机理

当个体长期受到朋友圈排斥后，感觉无法融入朋友圈里其他人，产生了疏离感，疏离感进一步导致了攻击行为的产生。受制于中国家长制观念、脸面观运作和强社交网络重归抑制化的影响，个体无法以直接的辱骂等攻击形式诉诸排斥，转而“以牙还牙”，将自己受到的排斥作用于他人。

（二）“隐性攻击”：“挫折-攻击”理论拓展

研究丰富了挫折-攻击理论中挫折与攻击的形式，诸如“即便我努力改善和朋友圈里其他人的关系，也得不到积极的回应”是挫折新的表现形式，隐性攻击行为则是攻击新的表现形式。以往研究中的攻击形式往往为辱骂、人肉搜索等^[46]。但本文中的“隐性攻击行为”则是受制于中国文化和互联网语境的排斥行为，具体表现为“别人评论我的朋友圈，我总是不回复”等。从“挫折-直接攻击”的基础上，拓展到“挫折-隐性攻击”。

（三）“互斥循环”：网络社会割裂态势的微观视角

研究揭示了朋友圈排斥行为形成路径，即“朋友圈受排斥——产生疏离感——朋友圈排斥他人（隐性攻击行为）”。朋友圈受排斥与朋友圈排斥他人是循环关系，这种关系导致人际关系恶化、互联网割裂进一步加深。前人研究聚焦网络社会排斥，强调了网络社会排斥和抑郁及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47][48]}。本文朋友圈排斥行为形成机理呼应了网络社会排斥与攻击行为关系的研究，也回应了文献中指明的“研究排斥出现的原因有助于理解和预防排斥的发生”的问题^[49]。为宏观上逐渐走向分裂、分割的网络社会关系，提供中国特色文化语境与互联网情境下微观心理层面的解释视角。

（四）实践反思：“网络社会排斥”与“新媒体凝聚共识”

微信是中国人现代关系交流的核心工具，一个人经历朋友圈排斥，其影响或

[45]石常秀、代晨辉、马华维等：《网络社会排斥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应用心理学》，2023年第3期，第224-230页。

[46]赵锋、高文斌：《少年网络攻击行为评定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年第6期，第439-444页。

[47]金童林、乌云特娜、张璐等：《网络社会排斥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和传统攻击行为的影响：疏离感的中介作用》，《心理科学》，2019年第5期，第1106-1112页。

[48]孙晓军、童媛添、范翠英：《现实及网络社会排斥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心理与行为研究》，2017年第2期，第169-174页。

[49]程苏、刘璐、郑涌：《社会排斥的研究范式与理论模型》，《心理科学进展》，2011年第6期，第905-915页。

为小到中等。但在评估潜在的社会后果时，必须考虑微信拥有数量庞大的活跃用户^[50]。因此，受到朋友圈排斥对青年群体心理需求满足的累积影响可能很大。本研究发现，这类排斥还会进一步卷积，加剧社会的割裂。青年的心理健康不仅影响着当前这个规模不断扩大的群体，而且影响着未来人才的发展乃至国家和谐社会的建构^{[51][52]}，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网络社会已经成为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社会排斥形式更加丰富、更普遍。在网民结构青年化、互联网开放包容的情况下，新媒体更应发挥在凝聚共识中的主渠道和主战场作用^[53]，关注网络社会排斥并疏解这一行为产生的影响。

[50]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微信及 WeChat 月活跃用户数 13.27 亿。

<https://static.www.tencent.com/uploads/2023/08/16/1f436d3d2fd83c34fda8116248c73085.pdf>

[51]傅小兰等：《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第 16 页。

[52]王宏维：《加强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人际和谐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5 年第 6 期，第 17-22 页。

[53]谢新洲、李冰：《新媒体在凝聚共识中的主渠道作用与实现路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5-11 页。

【参考文献】

- [1]. 杜建政、夏冰丽:《心理学视野中的社会排斥》,《心理科学进展》,2008年第6期,第981-986页。
- [2]. 程莹、成年、李至等:《网络社会中的排斥:着眼于被排斥者的心理行为反应》,《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年第3期,第418-423页。
- [3]. 孙晓军、童媛添、范翠英:《现实及网络社会排斥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心理与行为研究》,2017年第2期,第169-174页。
- [4]. 彭兰:《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 [5]. Niu, G.-F., Zhou, Z.-K., Sun, X.-j., Yu, F., Xie, X.-C., Liu, Q.-Q., & Lian, S.-L., "Cyber-ostracism and its relation to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optimis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8(123), pp.105-109.
- [6]. Zhang, H., Zhang, S., Lu, J., Lei, Y., & Li, H., "Social exclusion increases the executive function of attention networks," *Scientific reports*, 2021(1), pp.9494.
- [7]. Williams K. D., "Ostracism,"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7(58), pp.425-452.
- [8]. 黄云云、辛素飞:《网络社会排斥与青少年外化问题: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应用心理学》,2023-06-06[2023-09-12].
- [9]. 雷玉菊、张晨艳、牛更枫等:《网络社会排斥对抑郁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心理科学》,2018年第1期,第98-104页。
- [10]. 金童林、乌云特娜、张璐等:《网络社会排斥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和传统攻击行为的影响:疏离感的中介作用》,《心理科学》,2019年第5期,第1106-1112页。
- [11]. 金童林、乌云特娜、张璐等:《网络社会排斥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故意认知的中介作用和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社区心理学研究》,2023年第1期,第271-285页。
- [12]. Burke, M., & Kraut, R. 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book use and well-being depends on communication type and tie strength,"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6(4), pp.265-281.
- [13]. Zhu, H., & Miao, W., "Should I click the 'Like' button for my colleague? Domesticating social media affordance in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21(5), pp.741-760.
- [14]. 李彪、刘子维:《从“互动”到“异化”? 朋友圈点赞行为与社交主体异化研究》,《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6期,第5-13页。
- [15]. 叶剑锋:《论中国宗法家长制的统治及其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卫护》,《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54-56页。
- [16]. 施卓敏、范丽洁、叶锦锋:《中国人的脸面观及其对消费者解读奢侈品广告的影响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2年第1期,第151-160页。
- [17]. 田林楠:《网络情感是如何极化的?——一个情感社会学的视角》,《天府新论》,2017年第2期,第133-141页。
- [18]. Dollard, J., Miller, N. E., Doob, L. W., Mowrer, O. H., & Sears, R. R., "Frustration and aggress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9.

- [19]. Berkowitz, L.,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 examination and reformul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9(1), p.59.
- [20]. 彼得·沃德勒:《永久在线 永久连接——POPC 世界中的生存与交流》,殷乐、高慧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
- [21]. Mann, S.J.,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student experience: Alienation and engagement,"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01(1), pp.7-19.
- [22]. 程苏、刘璐、郑涌:《社会排斥的研究范式与理论模型》,《心理科学进展》,2011 年第 6 期,第 905-915 页。
- [23]. 童媛添:《网络社会排斥的一般特点及其与抑郁的相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5 年。
- [24]. 陈维、赵守盈、罗杰等:《一般疏离感量表测试大学生样本的效度和信度》,《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5 年第 10 期,第 780-784 页。
- [25]. Chen, X., Fu, R., Liu, J., Wang, L., Zarbatany, L., & Ellis, W., "Social sensitivity and social, school,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mong children across contex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8(6), pp.1124-1134.
- [26]. 石常秀、代晨辉、马华维等:《网络社会排斥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应用心理学》,2023 年第 3 期,第 224-230 页。
- [27]. 田丰、李夏青:《网络时代青年社会交往的关系类型演进及表现形式》,《中国青年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28-37 页。
- [28]. 高潮、张璐:《浅析自媒体传播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传媒》,2017 年第 18 期,第 82-84 页。
- [29]. 孙晓军、何亭、吴若昀:《社会排斥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网络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6 期,第 123-130 页。
- [30]. 傅小兰等:《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
- [31]. 周浩、龙立荣:《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心理科学进展》,2004 年第 6 期,第 942-950 页。
- [32]. 赵锋、高文斌:《少年网络攻击行为评定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 年第 6 期,第 439-444 页。
- [33]. 王宏维:《加强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人际和谐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5 年第 6 期,第 17-22 页。
- [34]. 谢新洲、李冰:《新媒体在凝聚共识中的主渠道作用与实现路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5-11 页。